

兵王

七品★著

身负特殊使命，
热血男儿的迅猛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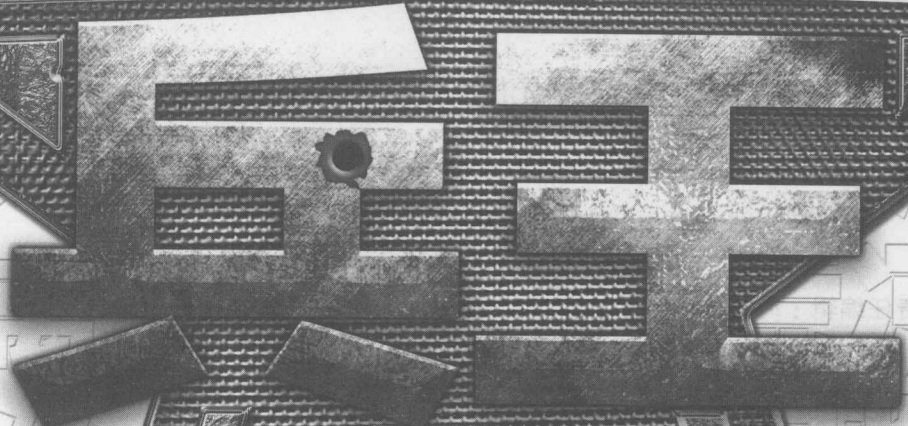
刺刀入骨，不死不休；
破釜沉舟，背水为雄！



中国言实出版社

14035932

I247.52
236



七品★著



I247.52/236

身负特殊使命，
热血男儿的迅猛崛起



中国言实出版社



北航

C172314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兵王 / 七品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171-0476-6

I . ①兵… II . ①七…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4240 号

责任编辑 : 周晏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 100101

编辑部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 100037

电 话 :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 www.ysfazhan@163.com

E-mail : yanshicbs@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20 印张

字 数 28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ISBN 978-7-5171-0476-6

江淮地区的天气，到了十月份已经逐渐凉爽，一阵风吹来，半黄的树叶打着旋地铺洒在大街上，带给城市炎夏之后的一份舒爽与清凉，这是一年中最舒服的时节。

退休的老头老太太每天早晨五点钟，或是提着鸟笼、或是背着长剑、或是穿着太极服走出家门舒展筋骨。

赵红旗正是这个时候起来的，看看微亮的天际，稍微洗漱一下换上耐磨的迷彩服，又在小腿绑上十几斤重的沙绑腿走出门。

街上晨露微凉，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赵红旗长长吐了一口气，觉得神清气爽，穿过两条马路径直朝北面的山上跑去。他每天都会在这个时间起来进行五公里负重长跑。这个习惯从三岁就已经养成，早早的在父亲的督导下进行体能与意志上的训练。

跑到山顶的将军亭，赵红旗深深吸了一口气，远眺依山而建的城市，发出一声长啸，一扫胸中睡了一夜积攒下来的浊气。

负重奔跑将军亭的赵红旗先是趁热将腿筋拉一下，又一口气做了上百个俯卧撑，然后将腰身反折下去，彻底将身体各个关节活动开，随后走到将军亭旁边一处平坦的草地，拉开倒功的姿势。

“倒！”

赵红旗嘴里发出吼声，双眼微微眯起，直挺挺的身体随着“倒”声响起，重重倒在地上。双臂在接触地面的瞬间，发出重击的闷响声。随后，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整个人跃到半空中，到达顶点之后猛地扭腰，右腿高高打起，在空中旋转半圈再次重重倒在地上，完成一个漂亮的跃起侧倒。紧接着，前倒、侧倒、后倒、前扑、反扣一个接一个进行。每一次都让身体重重摔在坚硬的地面，却又恰到好处地保护好摔倒中容易受损的关节部位。

这是许多部队必修的倒功训练，最大程度捶打自己的身体，增强抗击打能力。

完成一串让人眼花缭乱的倒功训练之后，赵红旗使劲伸了一个懒腰，引得骨骼发出一阵爆响声。反复摔打的身体不仅没有觉得疼痛，反而有种舒适无比的感觉，身体算是彻底活动开了。

走到旁边不远处碗口粗细的柳树前，赵红旗一直半眯的眼睛睁开了，透出一股浓浓的精光，深深吸了一口气。随着这口气，他身上所有的肌肉处于绝对的放松状态，随后整个人行云流水般的打出一套外人难得一见的拳法，尽管只是空招，却能从阵阵破风声中感受到凛凛的杀意。

如果有行家看到这一幕的话，绝对会大惊失色。因为这套拳包含搏击的所有要素，并且招招都是毫不掩饰的杀招，哪怕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施展起来也有可能成功击杀成年人。

这种击技根本就是为了杀人存在的，已经脱离了传统搏击的范畴。

“吼！……”

吼声发出，打完一套拳的赵红旗仰起头，面崖迎风而立，一股阳刚气息从身体磅礴升起，让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颊凭空增添几分霸气。

天色已经泛白，一些早起爬山的人已经登上半山腰。完成训练的赵红旗简单收拾了一下，卸掉沙绑腿扛在肩膀上，一路轻松地跑回租住的房子。

回来刚好六点四十分，舒舒服服地冲个热水澡，喝了一杯牛奶、吃了一个鸡蛋外加半斤牛肉，赵红旗换了一身衣服朝学校赶去。

赵红旗是孤儿，七岁那年，部队工作的父亲牺牲了，没隔几天自己的母亲也在洪峰中牺牲了，靠着每个月从民政局领取的抚恤金艰难度日。

十年的孤儿生活让他尝尽苦楚，但这些不仅没让他随波逐流，反而让他更加热衷于生活。他的脸上总是挂着一抹极具亲和力的笑容，但心里却比任何人都清楚生存的残酷。今年刚刚升入高三，明年就要高考了，赵红旗发誓要上军校。

生活原本是风平浪静的，直到楚八一的出现。

楚八一年近五十，虽然年岁已大，但那虎背熊腰的身体一点都不显得老态，你能清晰地感受到藏在他身体内的强大力量；浓郁的剑眉飞扬跋扈，双眼不仅没有这个年龄段该有的浑浊，反而比年轻人更加明亮，散发出的目光宛若两把利剑一般，随时能够洞穿人心。

他随便朝那里一坐，就给人一种山岳般的压迫感，咄咄逼人，凛凛中带着无法消散的凌厉。

赵红旗认为楚八本身就是一件凶悍无比的武器，不动则已，只要一動，顷刻间就会把人撕成碎片。楚八一说如果想知道他父亲的事就跟他进部队。赵红旗说考虑一下。

赵红旗今年十七岁，从七岁开始就是一个人孤独的度过，遭受过数不清的冷落与白眼。

当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时，他就要笨拙地为自己生火做饭；当别的孩子可以伸手向父母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他混在小贩当中与城管打着游击战；当别的孩子开开心心被父母带出去玩时，他只能羡慕地远远看着；当除夕夜晚别人都在享受一家团圆时，他却独自一人走进烈士陵园跪在父母的墓前无助哭泣……

他绝不经常来看父母，因为每一次来都会让他有种想要哭的冲动，可今天他来了。说到底，他还只是一个半大孩子，一个没有父爱没有母爱的孤儿。他经常在想，如果自己的父母还活着他该多么幸福啊，可这只是一种奢望，失去的永远不会再回来。

“爸，妈。”赵红旗冲墓碑露出一个笑容，抚摸着墓碑自语道。

不大的烈士陵园里杂草满布，不知道多长时间没人来清理了。陵园北面有一个水塘，水塘里满是漂萍垃圾，散发着一股股难闻的臭味。围着陵园栽种的常青松柏异常高大，不屈不挠地努力生长，颜色绿得发黑。风吹过，松柏轻轻晃动，任由卷起的草屑尘土萧萧瑟瑟。

烈士陵园年久失修，那绿得发青的松柏给人一种诡异感，黑乎乎的，显得阴气沉沉。整个陵园只有赵红旗的身影，甚至连一个管理员都没有。

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破落，却又是铁骨铮铮的抗争。眼睛有些潮湿的赵红旗捏着拳头，痛苦万分。

十年的孤儿生活让他对感情有着近乎执着的变态追求，可同时又对感情有着自我保护的本能抗拒。他用十根手指刨着碑前草地，不顾锋利的石块将手指划出一道道血口，疯狂地向下刨开小半米，刨出一把暗黑色的三棱军刺。

三棱军刺，刀身棱型，三面血槽，是世界最毒凶兵器。

正常的三棱军刺刀身，经过去光处理，呈现出不反光的灰白色。而这把

兵之王

三棱刺却通体呈现出暗黑色，如果你的鼻子贴上去的话，会清楚地闻到血腥味。这是一把饱饮鲜血的军刀，暗黑色的刀身全是由鲜血浸染而成。

三棱刺的刀柄上刻着一行谈不上好看，却张扬苍劲的字：刺刀入骨，不死不休！破釜沉舟，背水为雄！

如果说三棱军刺是军刀中最毒的，那么这把则是三棱军刺中的嗜血王者；如果说这把三棱刺作为嗜血王者存在的话，这一行字则是赋予它成为王者的魂。

它经历过上甘岭战役，见证过雪马里围歼战，更是在自卫反击战中凶芒毕露；随后在短短十几年的沉寂之后，再次展露狰狞，参加过一场又一场和平时代不为人知的战斗。它饮下的鲜血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当之无愧的凶兵之王。

它再次被尘封起来，一睡就是整整十年。

当赵红旗解开它的尘封将它握在手中时，这把凶兵之王兴奋的颤抖，如果你细细倾听的话，会发现它在笑，一种要重回杀戮战场再露獠牙的器狂之笑。

这把年岁足有半个多世纪的军刀上，早就印上了“赵”字。一袭祖孙连三代，出鞘血染半边天，大凶之兵！

天色瞬间阴沉，平地而生的风由陵园大门狂卷而来，冲向傲立的松柏，松柏轻摇，隐隐发出低沉的涛声。

转身，离开。

风紧紧跟着赵红旗，卷起的尘土有一下没一下地扑打在他并不太宽的后背上。被扬起的枯草碎叶徐徐落下，打着旋地跟着脚步前行，座座墓碑宛若一双双眼睛看着他离去，冷冷冰冰，遥遥相叹。

赵红旗的脊椎骨笔挺笔挺，抵御这个世界里难以言喻的清冷萧瑟。弱者排遣孤独，强者忍受孤独，一个人，也能成为一个世界。

“这把三棱刺你还不配用。”身后楚八一的声音尽量很柔和，却怎么都听不出柔和的味道，依旧冷冷冰冰。

赵红旗将三棱刺放在车前窗，对于楚八一，他一方面敬畏无比，一方面又亲切无比，因为他也是唯一一个知道父亲事情的人。

“我爸是什么？英雄还是藏锋的军刀？”

“英雄！”楚八一毫不犹豫地肯定道，“你爸是英雄，正因为你爸是英雄，

所以我不会让你走上英雄之路。”

这番话赵红旗似懂非懂，可他知道楚八一要把他引领到另外一条道路上。

“你一直都想搞清你爸和我究竟属于怎样的部队，我现在就告诉你。你可以选择听或者不听，如果听，你要跟我走；如果不听，我会重新安排你，但从此以后所有的一切都要靠你自己。”

赵红旗紧紧抿着嘴唇，做着自己的决定。楚八一的话说得很清楚，他仍然可以过正常的生活，读书、考大学，完成自己一直想要达到的目标。但他对自己父亲太好奇了，父亲就是一个谜，包括楚八一也是一个谜。任何人在碰到谜的时候都千方百计地想解开，赵红旗也不例外，而且这个谜还是他的父亲。

错过了这个机会，他将永远失去解开这个谜的权利。

“听！”赵红旗重重点头。

“中国部队按照职能任务分为海、陆、空、二炮以及武警部队；按照其规格编制又可以分为甲类部队、乙类部队和丙类部队。甲类部队人员满编，平时在位率百分之九十七以上，装备精良，随时可以投入集团性战争。通常以集团军形式存在，包括各军区独立编制的特种部队，如东方神剑、西南猎鹰；乙类部队编制为满编的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五，普通装备，不担任作战值班，主要负责各地区、城市的驻守任务。由于辎重装备较少，相较甲类部队拥有更好的机动能力；丙类部队泛指预备役部队和后勤部队，一般不计算在部队编类之内。除了这三类部队之外，还有一支不为人知的部队，被称为特甲类部队。”

“特甲类部队？”赵红旗看着楚八一的侧脸说道，“是不是您跟我爸都是特甲类部队的？”

“没错，我们都是特甲类部队的一员。更确切地说，我隶属于特务连，除了特务连之外还有烈士连、红旗连。三个连组成国家的特甲类部队，你父亲生前是红旗连连长，我是特务连连长，你的名字就是因红旗连而来。”

赵红旗的心里突然涌出一种微妙的感觉，似乎是激动，又似乎有种呼之欲出的冲动。

特甲类部队，不为人知的绝密部队！

“特甲类部队的任务都是什么？”

“绝密！”

楚八一说得够多了，这些足够赵红旗消化很长时间。一路上他再也没回答赵红旗问起特甲类部队的事，开着车进入一支驻扎在大山深处的部队，换乘直升机向北飞去。

飞行半个多小时以后，直升机降落在一处四面环山的小型民用机场。机场很冷清，工作人员是清一色留着平头的男性，可以从他们身上清晰地感受到兵的味道。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穿着工作服的现役军人。虽然这是对外开放的民用机场，但其作用绝对不简单。

“这是军事基地吧？”赵红旗问道。

“从前是。”楚八一解释道，“这里曾经是深挖洞广积粮时代开辟出来的军事基地兼军用机场，荒废多年以后进行重新修整。现在作为军用民航来用，乘客大多是军人以及军人家属，走的是固定航线。这个机场在地图上永远找不到，卫星也无法捕捉。必要的时候需要担负领导人出行的换乘工作，同时也因靠近政治中心的特殊地理环境，使这里成为国家中心制空要塞。”

就在这个时候，一行高挑俏丽的空姐拉着箱子朝一架民用客机走去。她们的一颦一笑都职业化，顾盼生辉，眼波流转，高贵而端庄。

“怎么还有空姐？”赵红旗奇怪地问道。

“客机当然要有空姐了。”楚八一难得地笑了笑。

“不怕泄密吗？”

“不怕。这些空姐全部是从特种部队以及特警部队挑选出来的，她们的每一次航行都是任务，保证机上重要目标的绝对安全。必要时候可以独自操作民航机，协助目标空中逃生。还有一点，这些空姐部分隶属特甲类部队，也许以后你就认识了。”

赵红旗无比惊讶，这些都是前所未闻的，更让他对特甲类部队充满好奇和探索心。

特甲类部队，究竟是怎样的部队？

楚八一将赵红旗带到机场一幢宿舍楼内，安排了一个房间让他好好整理一下自己，随后带他登机。飞机飞到哪里他不知道，没有人告诉他，因为这架小型民用班机除了他和楚八一之外没有多余的乘客，空姐却有

好几个。

空姐的脸上挂着职业的笑容，与一般空姐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地方是空姐衣服的纽扣，上面印着寥寥几笔勾画出来的红凤凰。

一路上楚八一都在闭目养神，赵红旗心里满是疑问却不好发问。他想搞清楚这架只载着他们的飞机究竟要飞到哪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茫然之下，他的心里又再次涌出阵阵遮挡不住的兴奋：一个未知的天地在等待他的到来，等待征服他，或者被他征服！

002

这是西南边陲的某一处山林地带，绵延数千公里全部是原始状态的亚热带雨林，当你进到里面之后就会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望无际的大海，林海茫茫，根本找不到可以走出去的道路。白天还好一点，到了晚上远近都有野兽的嚎叫声，令人不寒而栗。

一辆客车费力地行驶在绵延的盘山公路上，向雨林深处爬行。客车里坐了二十多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赵红旗就夹在他们中间。

半山腰的公路崎岖不平，宽度只有三米左右，公路下就是万丈深渊，甚至连个护栏都没有。汽车每完成一次小角度转弯，都会让车里的人狠狠捏上一把冷汗。

满车的人除了赵红旗面色平静地盯着窗外，还有两个少年面色沉稳，其他人则大多面色苍白。近在咫尺的万丈悬崖带给他们浓浓的恐惧，面对鬼斧神工的大自然，人类实在太过于渺小。

下了飞机的赵红旗被楚八一扔在机场，还没搞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就上了这辆客车。

赵红旗只知道他要跟这些年岁相仿的少年前往训练基地，接受特甲类部队的考验。通过考验的可以进入特甲类部队接受为期十年的训练，没有通过的哪里来哪里去。

“生存！记住，特甲类部队的训练内容只有一个：生存！”

楚八一的话回荡在赵红旗耳畔，尽管他不知道将会接受怎样的生存训

练。但他很清楚生存的含义：要么生，要么死！

这是一场由男孩蜕变成勇士的旅途，蜕变成功，你就是足以傲视万千男人的勇士；蜕变失败，也许你连人都当不成了。

特甲类部队不需要弱者，哪怕你一项不达标都会被无情地淘汰，部队要对你的生命负责，任何的放水行为都会让你在以后的战场上付出血的代价。

随车而行的是一男一女两个上尉军官，男军官二十来岁，总是露出一脸的笑容，看起来非常好相处；女军官冷艳无比，乍一看只有二十来岁，但要细看的话，你会从她的眼角发现岁月留下的痕迹，让你在她的冷艳面前低估了她的实际年龄。

“我叫林半妆，欢迎来到特甲类部队，你们将要面临的是一场生存考验。”女军官的话让车内的少年停止了少年心性的小声交谈，将目光落在她的脸上。

“你们大多是红色子弟，你们的父辈、爷爷辈位高权重，在各个部队担任要职。他们对党、对国家、对部队的忠诚不用细述，能够把你们送来，也直接将他们的忠诚再次体现。”林半妆扫了一眼，继续说道，“忠诚归忠诚，但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大多数是想来镀金的。当你们的档案里多出特甲类部队的那张薄纸之后，会让你们终生受用。这是你们应得的，前提是完成十年的训练并活着。”

二十多双眼睛紧紧盯着她，大部分都散发着炙热。他们是标准的红色子弟，在家庭的熏陶下明白档案里多出特甲类部队的那张纸究竟意味着什么。

“还有少部分平民子弟。”林半妆的声音柔和了一点，但依旧冷冷道，“这是你们改变命运的机会，如果你想改变的话。”

旁边的年轻男军官瞅着赵红旗这群少年，脸上挂着嘻嘻哈哈的笑容，点燃一根香烟美美地抽着，似乎是看到了从前的自己的模样，乐不可支。

“打开座位右扶手，里面有一本生存手册，无聊的话可以阅读。现在是十点零八分，预计下午两点三十分到达目的地。”

说完之后，林半妆再次扫了一圈车里的少年们。当眼光落在赵红旗面上的时候稍微停顿，瞳孔内的寒霜似乎在瞬间松动了一下。

赵红旗没有注意到林半妆目光的变化，他根本就不想接触冷的如同冰锥

的目光。对方的气息让人感到在她面前无所遁形，真不知道什么样的环境能把一个女人打造成一把利剑。

“都进热带雨林了。”坐在赵红旗旁边名叫计天的瘦弱少年一脸忐忑。

“当来旅游吧。”翻着生存手册的赵红旗随口应道。

“屁！”前排一个健壮的少年转过头重重吐了一口，看待白痴似的看着赵红旗说道，“当旅游变成九死一生的时候就不叫旅游，该叫极限运动了。”

“那就极限运动吧。”赵红旗不置可否。

“我叫杨云霄，你怎么称呼？”赵红旗的淡然让少年产生了兴趣。

“赵红旗。”

“你爸是什么级别？”

“不知道，早就死了。”

“那就是烈士遗孤了呗？”杨云霄摇摇头，转向计天问道：“你爸是什么级别？”

“嘿嘿，我爸是正师级。”计天不好意思地傻笑着。

“正师级算个毛，我爸是正军级。”杨云霄揉揉脸，不光没有露出高人一等的表情，反而是一脸的懊恼。“老子这辈子就投错胎了，弄了个老爹是正军级。要不是我那军长老爹操着枪顶着我的脑袋，我早就跑了。”

“你跑什么呀？”计天疑惑地说道，“等待够十年以后出去了，肯定前途无量。”

“啊呸！”杨云霄差点一口唾沫吐到计天脸上，指着他的鼻子骂道，“出息，你以为特甲类部队的那张纸是那么好拿的？生存训练，知道什么是生存训练吗？生存训练就是让你始终在死亡边缘挣扎，你得苦苦挣扎十年呀。只要你稍微一个不注意，保证死得不能再死。再说了，我们这一批更加与众不同，恐怕会更残酷。”

计天明显被吓住了，瘦弱的身体轻轻发抖，眼睛里露出恐惧，不由自主地朝赵红旗靠了靠，艰难地吞了口口水。

“怎么个与众不同？”赵红旗问道。

“嘘！”杨云霄竖起食指，身子再往前趴了趴低声道，“兵王，我们这一批要打造严格意义上的兵王。你应该知道部队里没有兵王一说，但这次要打造出真正的兵王，任何一个人都是打造的对象。你可以自由发挥想象，有多坏想多坏，但我保证你绝对想象不出你要经历怎样的噩梦。”

兵王，部队本没有兵王，全部是外行人叫出来的。如果说部队要着手打造兵王的话，那其中的残酷不言而喻。

“那……咱们跑吧……”计天一脸恐惧。

“跑，你怎么跑？你知道这是哪吗？”杨云霄瞪了计天一眼。

“知、知、知道，”计天再次吞了一口唾沫，指着窗外的山林说道，“这里是广西原始生态的亚热带雨林，你看那些山石，是由青石岩、风化岩组成的地质结构。现在是初春，车厢前端温度表显示室外气温 28℃，接近亚热带原始森林平均气候。你们再看远处缭绕山间的云雾，那是由空气中的水分子以及丛林间的水分上升形成，从这里可以判定出降雨量在 300 到 380 毫升。还有，还有，看那些植被，基本上由壳斗科、樟科、山茶科、木兰科和金缕梅科组成。那些树叶呈现出小型叶、渐尖、革制、光亮、无绒毛、排列方向与光线垂直，标准的亚热带雨林乔木树种。山上的草皮层以蕨类植物为主，那是桫欏树，那是地耳蕨，那是巢蕨……”

赵红旗与杨云霄面面相窥，目瞪口呆。

“你、你是干吗的？”杨云霄瞪着计天。

“我学地理的。”计天一脸不好意思地说道，“我爷爷是地质学家，从小就带我到处跑。”

“那你知道这里究竟是广西哪里吗？”杨云霄抓住计天，眼中透出一抹激动。

“按照地质分布情况来看，应该是广西十万大山附近。再加上这里有盘山公路，我更能肯定在十万大山，经纬度应该是……”计天歪着脑袋算了半天，肯定地说道，“纬度 21.682，经度 108.284，大概就是这里，我没有工具，得不到更确切的数据。”

“人才！”赵红旗和杨云霄异口同声地吐出俩字。

接下来的路程中，这些少年逐渐熟络了，少年滋味不言愁的心性也体现出来，相互间聊天说笑，非常欢快地玩闹着。对于这场面，林半妆并没有去制止，那个男军官则偶尔调侃两句，叼着烟把子，时不时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

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闲着，于是那本生存手册就闲了下来。不过有几个人例外地没有加入到聊天说笑的阵营中，他们都在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阅读生存手册。

其中一个少年虎背熊腰，身高有一百八十公分，一张国字脸成熟稳重，眼睛里不时闪过飞扬的锋芒。他叫祖燕山，如果不是杨云霄介绍的话，赵红旗绝对不会把这个鹤立鸡群的少年当成同龄人。

另一个少年虽然不如祖燕山一般鹤立鸡群，但也无比突出。他的脸上挂着少年人共同拥有的稚气，但这份稚气却被眼中的粗犷之气冲淡，有种脱离社会的桀骜野性。

他不与人交谈，只是在那认真地看生存手册。没人知道他的名字，杨云霄倒是给对方起了一个绰号：独行侠。

除此之外就是赵红旗，他比不上祖燕山的阳刚，也没有独行侠的桀骜野性，他给人的感觉是淡然。从心性上来说，赵红旗早已脱离了那个年龄段的少年心性。他是个孤儿，成长太与众不同，所以表现出来的气质当然与所有人截然不同，不过，如果你注意观察他的眼睛，就会发现有一头凶兽蛰伏在最深處。

下午两点钟，即将到达目的地。

“小伙子们，”男军官拍拍手掌笑道，“愉快的旅途即将结束，新的旅程即将起航，现在拉开前排座位靠背，取出属于你们的单兵装备。”

赵红旗拉开面前的椅背，从里面摸出一把伞兵刀、两块高热能巧克力、四块压缩饼干，一小袋盐等物品。

“一把伞兵刀，单兵口粮，求生棒一根，指北针，急救包，还有一张地图。地图千万不要丢失，不管你能不能看懂；求救棒不能丢失，不管你需要不需要；伞兵刀不能丢失，那是你的必须装备。至于你的三天口粮就无所谓了，因为你们的旅程路线本就是一座天然粮仓。”男军官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笑着继续道，“小伙子们，哦不，现在该称呼你们为士兵们。你们要在三天的时间内，按照地图的指示到达指定位置。那里有一面红旗，谁第一个拔掉红旗谁就是最终的胜利者。红旗只有一面，只有最强者才可以获得！”

听到最强者拔掉红旗，一群少年的眼中泛出炙热的光芒。

“你们可以单人行动，可以组团行动。如果不愿意进行下去可以选择放弃，如果中途退出等同于放弃，如果拉开求生棒也是放弃。亚热带雨林里充满致命的危险，有蟒蛇、有鳄鱼、有虎狼，还有各种致命的毒虫，很可怕的。对了，没有人会帮助你们，也别指望有我们的人保护你们。当遇到危险

的时候，能够救你们的只有身边的战友，以及手里的求生棒。不过当你们拉开求生棒的时候，估计死亡距离你们不远了，很有可能在我们赶到之前你们就死在雨林中了。就这些吧，反正绝对没有待在电视机前抱着薯片看战争大片舒服。现在问一下，有没有选择退出的？”

车厢里顿时鸦雀无声，他们根本就不是战士，却让他们进行雨林生存奔袭，这根本就是要他们的命。

“报告！”杨云霄瞪大眼睛，高高举起手大声道，“报告首长，如果选择退出会有什么后果？”

“没有什么后果，不过你的脑袋上将永远被印上逃兵两个字。”林半妆回答杨云霄。

听到这话，杨云霄觉得冷飕飕的，这股冷飕飕不是林半妆的冷声冷语带给他的，而是选择退出的后果。

逃兵，如果放在普通人家逃兵也就逃兵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对于他这样的红色子弟来说，逃兵两个字足以宣告他的死刑。假如他选择退出，根本就别想进家门了，那会成为他们家的耻辱。

红色家庭有自己的社会圈子，如果谁家出现一个逃兵，会连累整个家族遭到耻笑。

因为他们的父辈没有逃兵，他们的爷爷辈没有逃兵。战士组成的家庭没有后退一说，哪怕明知是死，也要拔出军刀向前冲锋。

这是红色子弟的无奈之处，继承祖辈荣耀的同时，也注定他们从小就是一个战士，背负普通人永远体会不到的沉重。

“能不能把伞兵刀换成高碳钢的 M9 军刀，这玩意太不经折腾，韧性不足呀。”杨云霄举起伞兵刀要求道。

一句逃兵直接打消了他逃跑的积极性，不是没有后果，而是后果太严重太严重。

“还有什么要求一起说出来。”

“还要……”

“闭上嘴巴！”赵红旗重重戳了一下杨云霄。

杨云霄的嘴巴一张一合，最终没有发出声音。他也清楚提出任何要求都是不可能的，如果被特别对待的话，怕是更难过。

行驶到山脚下的车停了下来，一群懵懵懂懂的少年极不情愿地被赶下

车。放眼望去，到处是山，到处是树，连一条能走的路都没有。远处不知道多少年都没人踏足的深山中传来野兽的嘶吼，光听得就让人头皮发麻。

“这里充满各种死亡陷阱，如果你们哪个人死在里面，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林半妆面向这群少年说道，“如果遇到生命危险，掌握好时机拉开求救棒，千万不要逞强。这种地方就算训练有素的侦察兵都有可能折损在里面。如果刚才你们仔细阅读了生存手册，会大大增加存活概率。”

所有人都彻底明白这究竟是要干什么了，他们要踏进原始丛林进行生存训练，以丝毫没有丛林经验的身体完成训练数年的侦察兵才能做到的事。

这不是训练，根本就是送死，太他妈凶残了！

生存手册，这些少年根本就没有几个认真阅读的。他们压根没有想到会被直接拉到这里进行生存训练，他们不是战士，思维的固性没让他们往这方面想，尽管林半妆刚开始就进行了提醒。

“记住，你们可以组队，团体的力量在这种环境尤为重要。当然了，你们也可以选择退出，我保证不会让你们回家以后受到任何责罚。”

一群少年彻底怔住了，但谁也没有表示退出的意思。他们不敢，尽管林半妆做了保证，可刚才林半妆也说了：退出等同于逃兵。

“不用犹豫，”靠在车门上的男军官笑着说道，“你们的命属于自己，不被你们的父辈所掌控。退出也没有什么可耻的，活着，总比死了要好。如果你们死在这里，你们的父母会悲痛欲绝；如果你们退出以后回去，起码你们的父母还有一个活生生的儿子。”

这是诱导，也许对成年人不具备什么效果，但对这群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来说，足以让他们动心。

“我、我退出……”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响起，“我、我是独生子……”

声音一出，一群鄙夷的眼神立即射到这个惊恐的少年身上。退出就是逃兵，是红色家族最大的忌讳。

“我……”少年的眼泪涌了出来，充满委屈。

“你很孝顺。”林半妆将这个少年的装备收起来，摸摸他的脑袋说道，“没事的，回去吧，我会告诉你的父亲不责罚你。你没错，错的是你父亲，他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

少年抹了一把眼泪，转身往车上跑去。

有了第一个开头，陆陆续续又有两三个选择放弃。

“你知道他们回家后会怎样吗？”祖燕山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赵红旗身边，扬起远超同龄人的成熟面颊轻声问道。

“不知道。”赵红旗摇摇头。

“他们会被抛弃，也许依旧会生活得很好，但他们永远失去了尊严。”

这个时候，二十来个少年已经自行分成了三组，并且很容易地推选出组长，但还有几个十三四岁大小的少年没人要，手足无措的站在那里。团队的组建过程中，弱者绝对会被无情地抛弃，因为他们会成为团队的负担。

“我叫祖燕山，你可以跟我一组。”祖燕山邀请赵红旗，指了指已经组建起来的团队。

祖燕山的话语里充满不容拒绝的味道，却偏偏让人能够感受到真诚。他的眼中散发出自信的光芒，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强大的气息。他是天生就具备领袖气质的人，具备极强的号召力，不管在任何时间地点，都能快速让人以自己为核心凝聚起来。

他快速组建的团队看起来都不弱，走过来是专门邀请赵红旗加入自己团队的。

“还有杨云霄。”祖燕山冲杨云霄笑了笑，“加入我的团队，我们会是最强的。”

“红旗归谁？”赵红旗问道。

目的地的那面红旗只是普普通通的一面红旗，但谁能最后拔起红旗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换句话说，谁能获得红旗谁就可以证明自己是这批人中的最强者，直接奠定别人追随自己的重要一步。

“凭实力。”祖燕山目光如炬。

“那他们呢？”赵红旗指着没人要的几个人。

“他们？”祖燕山笑了，摇摇头道，“他们太弱，待在团队里只会成为累赘。我不能带着他们，那样会让我率领的团队承受太多压力，很有可能导致最坏的结果。”

“就这么抛弃他们？”

“不是抛弃，而是他们还没有被抛弃的资格。”祖燕山分外冷静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们的生活不在这里，因为这里太残酷。”

“如果你带上他们，我就加入你的团队。”赵红旗盯着祖燕山。

“祝你好运。”祖燕山毫不犹豫地转头朝等待自己的团队走去，他可不会